

## 知音只需兩三人：「醫學人生理則」的教學分享

林啟禎/骨科教授、學務副院長

良禽擇木而棲，學醫者擇醫學中心而安身立命似乎也是理所當然的，不過，若要認真問起每個人選擇醫學中心服務的理由，絕對是各說各話。可以確定的是，在有醫學院的醫學中心工作，除了服務是醫者的必然工作，研究是超越自我的成長，教學帶來「得天下英才而教之」的樂趣，恐怕是最共通的原因之一。

過去曾眼見同仁在遭受挫折困境或高位挖角而離開，但決心未曾動搖的首要理由，當然非「好為人師」的快樂莫屬；早期仍是小講師時，曾無課可教的窘境，因此曾經訴苦：「老師沒有教室，就好像軍人沒有戰場，牧師缺少教堂一樣」，以便爭取開課。後來負責了「臨床溝通演練」擔任課程負責人，雖然樂趣無窮，自認盡心竭力，有若干學生學得

很好並深有體會，仍有「言者諄諄，聽者藐藐」的感覺，被一些不夠用心不花苦心不懂感激的學生氣得半死。幸好黃創院院長的格言「US marine needs a few good man」派上用場，如果海軍陸戰隊只要招到若干個好戰士

就算成功，則或許一堂課只要有兩三個知音的學生，也就不虛此教了。

這是我為什麼會去開一堂選修課，並且決心從第一堂

親自上到最後一堂課的心理背景。不過，想開一堂選修課可真不容易，我從八十學年度正式向臨床課程委員會提出第一次開課申請，結果錯過時機，連議程都未排上。八十一學年再度提出申請，得到的回應如下：「如果小兒骨科要開課，那小兒外科，小兒眼科、小兒泌尿科、小兒…都要開課，那怎麼得了？」(但十多年了，也



沒見這些課程提出申請)，「醫學院學分已經太多了，不要增加他們的負擔。」（但我申請的不是必修課，而是選修課而已）及「醫學院不要教太深或太專門的，骨科學都應該畢業再學，更遑論小兒骨科」（的確那時候連想上什麼內容都尚未確定），結果當然是「當」掉。

八十二學年我出國進修一年，八十三學年返國後再度提出申請，一方面也比較了解課程委員會的苦心了，我列出以小兒骨科為例子，去分享「歷史、格言、哲理」在醫學發展的意義的授課基本架構，並在黃院長的建議下，將課程穿上「肢體成長醫學」這個創意性模糊的名稱外衣，終於闖關成功，成了當年醫學六年級的選修課之一。

我還記得第一年開課時仍是後醫系的學生，有三個學生跑來試聽，聽完後再硬拉了兩個同學湊足開課的基本條件（大學部5人以上方得開課），才開始展開了十年的選修課之緣。對這幾位同學無意中有心地開啟我的教學生涯，我至今仍感激莫名。

我也很感激當初一位同仁好心地提醒我：「臨床老師的臨床教學一定夠教學時數，其實不必開課來增加學分數，因為那是很累的」，因為從頭

到尾教一堂課真的很累，可是累得很值得。因為從引言到結語我都可以了解同學知道學習及體會了什麼，從同學們恍然大悟的表情裏是可以得到莫大的鼓舞力量的。

兩年前醫學院實施課程改革，所有選修課被移到五年級後，我也宣告脫離「掛羊頭賣狗肉」的日子，正式將課名改為「醫學人生理則」，與我在中華日報寫的專欄名稱「醫學與人生的對話」作呼應。

這個選修課，向來選修的學生都不多，只有七醫第一屆學生最捧場，全班五十名選修了二十七位，其餘都在十位左右；我在每學期上課的第一堂都會給個引言，說明我的課程主旨及要求，並要求他們「無膽莫入」，想清楚再選課，但似乎沒嚇跑過多少人。

以今年的課程而言，內容包括討論「WFME的七個基本核心」，「醫學歷史觀在醫學生涯的意義」、「醫師誓詞的演化及意義」、「醫學倫理是醫療工作最基礎的行為準則」；「不可不知的醫學法律及與倫理的界限」，「如何從前人的經驗智慧與格言學習並成長？」，「如何看待實證醫學、數字與機率？」，「自然主義有醫學的應用價值嗎？」，「醫病關

## 知音只需兩三人：「醫學人生理則」的教學分享

係是用心聆聽還是洞悉人性？」及「醫學生涯如何得到力量泉源以克服挫折與困境？」，與賴國安教授義助的一場演講「從我從沒有醫好過一個病人說起」等問題。

上課之前，學生會被要求對討論內容先準備，我也會利用email寄相關文章、資料或簡報請他們閱讀，另外網站上也提供他們尋找相關資料的連結，除了上課的討論，也要求利用email作比較私密性分享及回應。時間如果足夠則每學期可以有兩次學生自訂題目來討論或辯論，至於期中期末報告則包括「學習心得」、製作一份「衛教單與衛教手冊」、「評論醫療時事」等。至於評分的標準，包括上課與互動式討論的出席率與表現(40%)，兩次討論的整體評估(20%)，學期中對醫療相關的書面報告(20%)，學習心得或衛教書(20%)等。

無法否認，這個課真的很累人，因為上課的進度，討論的內容，提供的事例，參考的資料及時代的演變，使得每年的每堂課都必須重新思考及

準備，而有時候學生太熱情的email討論也使我不敢在回應時掉以輕心。不過，這一切的努力都很值得。有次我遭遇人生極大打擊，上課時心情不佳，學生下課反而過來安慰鼓勵我，這是別的課程少見的師生互動。多年之後，還有已成主治醫師的學生見面時還說：「老師，我還記得那時你說了什麼話」；而讓學生記得幾句重要的話，並作為學習成長與思省的能力，不就是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嗎？

誰說「知音難覓」呢？教育的路上，或許就像交朋友，兩三學生能夠「知我心者；謂我心憂」(詩經·王風·黍離)，不就夠了嗎？

